

目 录

我的生平	1
第 一 章 潜龙湖边现鳞爪	1
第 二 章 盗侠山寺斗心兵	13
第 三 章 卖恩计舍身投湖	32
第 四 章 伏蛇阴谋布网罗	48
第 五 章 二县吏访贤窥盗	69
第 六 章 小白龙露迹倾巢	85
第 七 章 芳娘子见机并命	93
第 八 章 凌伯萍折节忏情	105
第 九 章 蛇舅母甘堕情网	119
第 十 章 解青狼狭路寻仇	136
第 十 一 章 发毒矢辣手屠蛇	151
第 十 二 章 纵烈火计穷焚身	166
第 十 三 章 避仇家狮儿砺爪	179
第 十 四 章 训孤儿英雌述故	196
第 十 五 章 慈孀伤心龙蛇斗	210
第 十 六 章 成童励志武林游	223
第 十 七 章 赌拳技小试成败	235

第十八章	窥械斗山村蹈险	249
第十九章	失旅伴狭路逢谍	264
第二十章	信谎言误入铁堡	281
第二十一章	陷凤巢孤雏奋翼	299
第二十二章	受审讯移居西厢	316
第二十三章	启械斗二桑作浪	332
第二十四章	遇美妇地道脱身	348
第二十五章	鲍三诛奸挟艳孀	367
第二十六章	陷情网流连小甸	385
第二十七章	双女拼斗夺少婿	410
第二十八章	魏豪求援寻故友	445
第二十九章	父女仗义探贼穴	470
第三十章	青鸿斗凤胜女寇	490
第三十一章	何跛斗场显神威	506
第三十二章	连珠箭智退群敌	527
第三十三章	飞来凤密窟逼婚	539
整理后记	565

第一章

潜龙湖边现鳞爪

江苏吴下，七子湖边，住着一位才高学富的秀才，名叫凌伯萍。他不但人品秀雅，而且富甲一乡。说起来，他的田亩并不算多，却有些商铺开设外郡。很能赚钱，如古玩铺、当铺、绸店之类，以此他得以坐拥巨产，隐居高卧。

凌伯萍家中人口很少，只有一妻一女和些奴仆。他的妻是小家碧玉，和他结为夫妻，内有一段奇缘。据说凌伯萍性耽游览，不幸有一年南游湘汉，误上贼船，又教叛主恶奴所卖，险些丧了性命，被古刹寄居的一位老儒所救，才得免死。这老儒名杨心樵，也是隐居避仇的人，膝下只有一个爱女，小名春芳，尚在小姑，独处无郎。父女二人在江边古刹，设帐训蒙，春芳也住在庙内，为父执炊。这一日凌晨，突有个穿长衫的少年，从这小庙别院内，水淋淋出现，手里还提着一把剑。杨心樵父女大惊。看这少年通身水淋，肩负重伤，庙门阶地上又发现斑斑血迹。这父女慌得严词诘问少年。少年书生长揖诉苦，自称凌伯萍，身是秀才，江行遭难。杨家父女把他救了，更衣敷药，假舍养伤，十分尽心。少年陌路获救，恩同再造，自然衷心感戴。在杨心樵爱他年少多才，潜动了相攸之心。后来少年伤愈，春芳姑娘便由乃父主婚，嫁为凌伯萍的妻室。

却不意春芳嫁了过去，杨心樵才发觉东床娇婿家境如此豪

富，而自己女儿乃是续弦，并非原配。一年以后，又觉察凌伯萍行踪可疑，猜是江湖人物。措大心事，顿感齐大非偶，老贡生心中不以为幸，反以为悔，可是这懊悔之情，又不能对女儿透露。光阴荏苒，春芳姑娘嫁凌伯萍不到两年，便生一女。老儒杨心樵心中郁闷，积忧成怨，不久生病，病重死了。春芳姑娘十分哀毁，凌伯萍极尽半子之劳，把岳翁好好安葬。这是已往的事了。

春芳娘子和凌伯萍这夫妻俩的日常生活，可谓以财自娱，不羨神仙。夫妻俩整日地课奴艺花，督婢刺绣，度着隐逸生活。既不结纳官府，又复谢绝交游，服食起居极备豪奢，而且悠闲。

服侍春芳的，有婢女，有佣妇；服侍伯萍的，有书童，有干仆。宅中还有门房、管事、厨役。而且还有个通房大丫头，名叫宝芬，是凌伯萍姑母送给的。这个十八九岁的使女竟很有力气，胆量也极大，敢独行黑道，敢在半夜入花园折花。服侍凌伯萍的书童，共有两个，内中一个叫宝文的，年才十六七岁，也很胆大力强，曾和宅中厨子老冯打过架。厨子老冯三十多岁的汉子，反被宝文小孩子打得叫唤。

春芳娘子看似蓬门少女，实则系出名门，治家相夫，井井有条，这些仆妇全都敬服她。她和凌伯萍伉俪之情很深，有时看来，凌伯萍倒像惧内。

春芳娘子是个很俊美的女子，生得细腰削肩，眼波盈盈，两双手纤纤洁白。手指甲长有半寸多，隐透肉色，润如春葱。偏偏她丈夫伯萍秀才也养着长长的指爪，刷洗得晶莹如玉。夫妻俩春闺无事，有时要比赛指甲，看谁养得指甲长，谁修得爪甲好。有时春芳娘子故意逼着丈夫，伸出手爪来，自己替他修剪，刮磨。更要用凤仙花、指甲草，给丈夫染成红指甲盖。她并脉脉含情地说道：“这样，才像个姑娘哩。这样，我看着才喜欢！”

春芳性好绘画，凌伯萍性好围棋。春芳也在抚女治家之暇，就拈笔调色，画得很好看的桃花。凌伯萍饮酒赏花，高兴时，常

登七子山，找清凉寺僧下棋。

却有一样，凌伯萍虽得艳妻，仍喜远游。每半年必要出门一次。这一出，少则逾月，久则两三月；甚至流连忘返，延迟至五六个月的时候也有。

春芳娘子爱恋良人，不忍久别，便委婉劝他：“丰衣足食，在家安居多好？何必跋涉风尘，再受那番惊险？”

凌伯萍含笑听着，我行我素，到要出门时，仍要出门。春芳娘子忍不住又娇嗔劝阻，伯萍便说：“男儿志在四方，你叫我长侍妆台，终老温柔乡里，做你的脂粉奴隶么？况且我也不尽是闲游。我也须到铺子去，算账收息。我只是偶遇名山秀水，顺路一逛，有干仆照护，再不会出错了。”又笑道：“上次不出岔错，你我也不会结成夫妻哩。”

春芳娘子摇头：“收租收息，你不会打发管事人去，何必定要你出门？”春芳娘子情深妒重，便猜疑丈夫勤勤出外，必非无故，也许他在外面另有外家。因伯萍出游，总带着干仆凌安。春芳就用种种方法，向凌安密诘真情：“你们主人不断出外游逛，都是做些什么？”

凌安垂手肃立，回禀道：“大爷好逛山水，又喜欢访古庙，找有学问的和尚道士，和他们谈论佛经密典。大爷和出家人说的话，小的也听不懂。”又道，“大爷不净是闲游，有时到自己铺子里，问问账算算花红，也是常有的。”春芳不信。仍然穷诘凌安：“我不信他好逛山水，怎么我叫他陪我逛西湖去，他不愿意呢？你们大爷别是在外面私地里有外宅么？”凌安低头正色道：“奶奶别多疑。大爷可不是那样的人。”春芳哼了一声道：“我若从别人口中访出来，我可不答应你！”

春芳娘子仍不放心，又命贴身使女，向别个仆人打听。她有时故意向凌伯萍闹，试着用话诈他。凌伯萍那时必然含着诡秘的微笑，说道：“芳姑娘，实话对你说吧，我家里还有一对呢。你

不是继室，你是第三个。在杭州还有一个，在苏州又有一个，在江州还有一对呢。”

春芳道：“说真格的，我也不嫉妒你们，你何必瞒我？我一个人在家，像个孤鬼似的。你一出门，你想我多么闷得慌？外头若是真有人，我说实在的，你倒不如把她接进来，也好跟我做伴。”

凌伯萍听了就笑，仍然故意装出正经神气道：“你若想找个做伴的，还不容易。我再给你娶上一个。一个够不？若不够，我给你娶两个。……现放着仆妇丫鬟一大群，你又像孤鬼似的了，你哪里是闷？你是要拴上我，你把我拴在床腿上，好不好？下回我要再出门，我一定带着你，你就放心了。”

春芳娘子是个聪明女子，她丈夫说的话是真是假，虽不可知，可是他们情深情薄，却能从无形中体察得出。凌伯萍实在对她心无二念，爱眷良深。他即便性好出游，他的心神确是系挂着这一妻一女。若诬赖他有外家，春芳娘子也觉不像。但是凌伯萍总好像别有一点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聪慧的春芳，实在于无形中感觉出来了。

凌伯萍的衣兜袖口，以及枕畔被底，春芳娘子曾偷着检索过，并没有发现类乎女人的信物，像秀发、弓鞋、丝巾、锦囊、钏钿、环佩等，伯萍身边一向没有。女人们测验丈夫的情爱，可以从他对待别个女人的神情上，揣摸出来。凌伯萍不喜欢接近女子，他确像一个不二色的少年稳重男子。家中侍女不少，美姿容的也有两三个。伯萍对她们，委实是拿出家主的面孔，正颜厉色地讲话，决不带轻薄之态。

凌伯萍的书房也不喜欢叫女眷进去，只有那个通房丫头宝芬，有时奉主妇之命，到书房送过茶水夜肴。凌伯萍却也不以为然，曾嘱春芳：“免了这节吧。如果要茶水，我自然叫宝文进来要。”春芳娘子咬着指甲，想道：“他……不像那种人哪？到底怎

么回事呢？”

并且伯萍的书房，好像就在白天，也不乐意叫仆妇、丫鬟进去。春芳娘子是主妇，她要到书房看看，自然没人敢拦。不过春芳自己也懒怠常去。去了，伯萍就起身迎送，夫妻间倒成了宾主似的。伯萍居然说：“请坐！宝文给奶奶斟茶。”这样子，书房之中是伯萍为政，内宅之中是春芳娘子为政。并且这书房，伯萍在家，就一个人在里面鼓鼓捣捣。不在家，就把书房门一锁。钥匙交给书童宝文看管，以便随时拂尘清扫。

春芳想：他一个人在书房，都做些什么呢？她曾经抽冷子进去看他，有几次目睹他悄然独坐，捧卷沉思，也有几次见他在书房内自己舞剑。春芳忍不住询问：“你一个人关在屋里，也不嫌闷么？”伯萍那时必起身逊座，笑着说：“我闷惯了。”又道，“闷得慌，我才想出门逛逛，无奈娘子又不准哪。”春芳无话，搭讪着手指宝剑说道：“你还会舞剑，你倒舞得很好。”伯萍扶桌笑道：“你不知我文武全才么？何止舞剑，我还会耍刀花骗你呢。这才引起春芳娘子不放心，想来私访我。”夫妻俩说起笑话来了。

偶有一次，看见凌伯萍独在书房，收拾书篋，书童宝文和干仆凌安给打下手，帮忙。这不仅是书篋，还有几只铁叶包角的皮箱。伯萍将它打开，正从里面翻弄出许多文件册子和零星纸条。春芳娘子恰巧进来，看见这个就问：“这些纸片子都是什么？”伯萍直起腰来，把手中东西放下，笑道：“请坐！这个无非是些旧信札、旧单据罢了，也有铺约、房地契等等。好久没整理了，有的潮霉，打算晾晾。”回顾书童、干仆道：“你们先出去吧，晾一会儿再装箱。”干仆、书童齐声应道：“瞧！”垂手退出去了。

春芳娘子做出不愿意的面孔道：“这些东西应该好好收藏。你把它放在书房里，你放心么？”伯萍眼珠一转笑了，随说道：“可不是，如今我有了家了。现有掌印夫人，我还放在这里做什么？”春芳不悦道：“我没挑你那些过节儿，我只怕你把要紧契据

丢了。你又常出门，这个书房空着没人住，万一下人们手不稳，给你偷出去呢？”伯萍道：“他们敢！”忽又笑道：“你不知道，你那前房姐姐在着的时候，这些东西本放在内宅她那里，她死了以后，内宅无人主持。我就把这些东西都移入书房了。现在你来了，你是我家的主妇了，这些东西自然该搬进去，交给你掌管。”

于是书房中几只箱笼，都由书童搭入内宅，把钥匙交给了春芳娘子。却另有一具小箱，凌伯萍搬了出来，暗中交给了干仆凌安，春芳娘子并不晓得。春芳娘子是细心人，把这些箱笼吩咐女仆都安置好了，当时也不打开细看，只把钥匙好好地收放起来。一日凌伯萍不在家，春芳便开箱细看了一遍，内中都是些单据文契，还有些不相干的旧信，没有什么可疑。

又有一次，春芳娘子偶然信步来到书房。她本是纤足妇女，脚步甚轻，又不喜穿木底鞋，走起路来，没有声音。直等到一推书房门，来到门口，忽见凌伯萍一手扶着书桌，坐在椅子上，眼看着那个干仆凌安说话。凌安竟倚着桌子，也大模大样，坐在那里。一主一奴脱略形迹，平起平坐，正像是深谈什么事情。忽门扇一响，凌安突然站起来，急忙道：“奶奶来了！”立刻垂手而站，往旁边一退。凌伯萍回头一看，也不知不觉站起身来，说道：“你……你做什么？”春芳娘子道：“我不做什么。”秀目一转，看了看，竟一扭身回去了。

凌伯萍忽觉不是味，急急跟了出来，叫道：“芳姐，芳姐！”春芳不答。凌伯萍追上来，手抚春芳的肩头，徐徐笑道：“你怎么走？”春芳一甩手道：“什么样子，拉拉扯扯的！”又看了伯萍一眼，见他面红色变，她却又赔笑道，“你们是商量事，我回头再来。”姗姗地回转上房去了。凌伯萍望着春芳的背影，半晌才重回书房。凌安还在门侧，垂手而立。凌伯萍生气道：“你怎么不关门，这多么没有意思。”

这一天，春芳娘子把宅中大小仆妇婢女，挨个叫来，挨个问

了。这个仆人凌安到底是怎么回事？主人为什么另眼看待他？假使凌安是个少年俊仆，倒有一说。这凌安却是三十多岁，浓眉巨目、气象赳赳的一个汉子，倒像个护院的打手，不似富室俊奴。春芳连问数人，都说凌安是个老家人的儿子，他父亲在宅内，听说有三辈了。主人对待他，是与众不同。春芳听了半信半疑。

到了晚上，凌伯萍回内宅寢息，春芳娘子就打叠精神，陪着丈夫说笑，说到欢酣处，春芳问道：“可是的，那个凌安，他是个家生子么？”

凌伯萍眼珠一转，忽又凝眸看定春芳。春芳一双盈盈秀目，也正看着伯萍。两人眼光一对，春芳娘子居然很强，虽被瞅得面皮发红，有点娇羞，却仍然不错眼珠，和丈夫对看着。凌伯萍忽往前一凑，两手把春芳的双肩一揽，似欲亲吻，却又将手一转，要摸她的胸口乳房。春芳连连闪避，含嗔道：“做什么，做什么！”

凌伯萍哈哈笑了起来，说道：“不做什么，我倒要看看你这玲珑剔透的一颗心，你你你怎么一肚子都是醋啊？”春芳娘子双颊越发羞红，两手用力地把凌伯萍推开。登时回过味来，把凌伯萍打了一下，半真半假发怒道：“大爷，我倒要请问请问你，我向你问问凌安，这话又怎么啦？问不得么？有什么犯歹么？”

春芳娘子心上很有点不痛快！

凌伯萍还是顽皮，笑道：“我告诉你吧，你见我和凌安平起平坐，瞧着像忘了主仆的身份。你便是为这个多心不是？那个凌安不是别人，乃是我从小的伴读。你这回瞧着新鲜了。我没成婚时，我还管他叫大哥呢。直等到我娶亲之后，他才改了口，管我叫大爷，管你前头那个姐姐叫大奶奶。我和他是儿时戏伴，他父亲也是咱们爹爹的伴读，他父亲还救过咱们爹爹的性命。他一家人，祖一辈、父一辈，在咱们家服役。他当真是家生奴，可是他们的卖身契从他父亲那一辈上，早就由祖太爷赏还他了。不但如

此，还给他娶妻成家。在咱们老乡，就有恩赏给他的十六亩地和八间草房，他可以说是咱们家的义仆；你只看见他和我平起平坐了，你还没看见他父亲管束我哩。他父亲管我叫小哥儿，‘小哥儿这么不对了，小哥儿那么不对了。’他贬排起我来，比我的叔叔、舅舅还不客气……”

凌伯萍还有些解释的话，春芳娘子摇头不爱听，说道：“谁问你这个来！你爱待他好，不爱待他好，那是你们凌家的门风，跟我有何相干？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们一主一奴，截长补短的，嘀嘀咕咕，背地里总讲究些什么体己话？也可以让我们听听不？我倒没有看见你跟别人这么屏人密语过。你却跟他三天两头说私话，这怎么讲？”

凌伯萍大笑，一时无言可辩。春芳的一双俊眼更盯得紧，兀自不错眼珠，看住了伯萍的脸，一面还在追问：“你倒说呀！”

凌伯萍仍然笑道：“没有的事！”

春芳把身子一扭道：“你骗小孩子吧！我看见你们两三次了。不单这个，你还有什么事，不是都先跟他嘀咕么？你当我傻，是不是？别的不说，就说今儿白天这档子吧，你究竟跟他在书房讲什么？怎么我一推门，你们俩就咯噔打住，全不言语了？这又是怎的？你可以告诉告诉我这个外人不呢？”

凌伯萍小看了春芳娘子。春芳绝不是小家碧玉，乃是聪慧的闺秀，不但知书识字，还很有心机。凌伯萍吃吃地笑着，指着春芳道：“你瞧你，越说越来劲，你也太多疑了。他一个下人，我跟他有什么私话！”春芳瞪着一对剪水青瞳，戟指道：“你又打岔，你倒说呀！”凌伯萍摆出调情的样子，张开双手，往春芳两肋一比，笑呵道：“杨小姐嘴真巧，你叫我说什么，你把我当贼审么？我看你的舌头有多长，我胳支你！”整个身子往春芳身上扑来。

春芳早防备着，急急一闪，苗条的柔躯如风摆柳，满想把伯

萍诤一下。哪知伯萍的身手很快，这一扑虽虚，往上一垫步，早双手一抱。将春芳整个捉住，就势按倒在床上。伯萍自己也一侧身，躺在床上，两个人登时并头对卧。伯萍一手揽住春芳的脖颈，不叫她挣扎起来，一手就当真来胳支她，并且说：“你这醋，几文钱一斤？我倒要看看这位少奶奶，怎么专跟一个家丁犯上猜疑了？”

春芳身子已被伯萍压住，只双足乱蹬，被伯萍连连胳支了几下，笑得喘不过气来。春芳满面通红，一迭声道：“别闹，别闹！”伯萍仍然和她起腻，搔痒。春芳真个急了，不由说出一句话来道：“伯萍，伯萍，你欺负我！”伯萍笑道：“我就欺负你，我看你的嘴还往斜道歪不？”

闹得过火了，春芳娘子禁受不住，竟掉下泪来，哭声说道：“你不用扯臊打岔！我是你们家的外人，问你真格的，你和我鬼混，你欺负我娘家没人了！你不用拿真话当假话说，你一定老家还有人。这个凌安，你这么宠着他，你一准在他手里有短儿。只有他跟你出门，跟你回老家收租子，你是怕着他。你不用冤我了，你背着我一定有故事，你不用胳肢我，你索性打我一顿吧！”她竟由调笑转为悲怒了，娇躯被伯萍擒住，粉面簌簌落下泪珠来。

伯萍登时放了手，心上很懊悔，连忙说道：“好姐姐，你真急了。”极力地哄慰。春芳娘子双涕凝泪，躲到一边。凌伯萍凑过去，不住口地赔罪，央告，倒在怀内，装小孩，叫好听的。春芳娘子无法，只得破涕为笑。但对丈夫过分宠信凌安这件事，从此似乎留下了芥蒂。她女人家心肠，总疑心丈夫在外，定有不可告人的私弊，落在奴才手里，自然对这奴才要假以辞色了。她并不是不放心凌安，她还是顾虑到凌伯萍素日喜游的行径。她想：自己和凌伯萍的结合，乃是邂逅姻缘。自己父女从患难中，把凌伯萍救出，因此订婚结配。兴许凌伯萍瞒着自己，家里还有女

人？可是的，他已经把我骗娶过来，他又何必至今还瞒着呢？

还有一件怪事，伯萍出门之前，必先把凌安设辞遣出去。凌安回来之后，不出旬日，伯萍必要出游，不是说到外埠收账，就是说回故乡看望。这两年来，几乎屡试不爽，难道能说是偶然么？那么，他到底捣什么鬼呢？

但不拘春芳娘子如何猜疑，却知凌伯萍对着自己，颇有结发情分。冷眼看来，丈夫每逢倦游归家，见了自己，那番缱绻眷恋，恨不得把自己……春芳娘子想起来，都有些害羞。并且他把自己所生膝前唯一爱女小桐，是这么抚爱着，俨如掌珠一样，见了面，必要偎偎抱抱。从牙牙学语的婴口中，试听叫出一声“爹”，他便这么忸怩而欣然了。他确乎是“初为人父”。出门回来，他第一句话必问小桐，并定给小桐带许多玩具。钟爱子女的父亲，一定爱怜子女的生母。春芳暗道：这难道都是假的么？这个闷葫芦好难打破！

凌伯萍这一方面呢，实在爱着春芳。春芳姿貌既好，脾性又温婉多情，况又给他生了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女孩。他想：得妻如此，于愿已足。不过他也有他的怪脾气，好像愿意看妻子拈酸含妒、轻怒薄嗔的模样似的，常有意无意，做出撩拨她动疑的举动来。春芳不喜丈夫出游，他每年定要出去三两趟，春芳不喜欢丈夫宠用凌安，凌安照旧拿权。这小夫妻自是一家之主，免不了为这些小事，拌嘴，淘气，斗心眼。可是闺房调舌，到底无碍于镜台画眉之好。

凌伯萍居处豪华，服饰阔绰，是个青年绅士，颇有贵公子的气派。但是性情狷介，好游而不好交，他在当地可以说不与邻右通庆吊的。在家只与娇妻爱女享室家之好。出门则携仆享山水林泉之乐。另外还有一个游乐地方，便是七子山清凉寺，和静澄方丈下棋。

静澄上人性好下棋，谈吐不俗，在当地缙绅群中，颇有名

声。城里的绅士上山随喜的不少。说起大施主来，还推凌伯萍。但是静澄上人的围棋并不很高，和凌伯萍棋战，实非对手，总得让两三子，静澄方丈胜不过凌伯萍。但清凉寺内僧侣，有个静闲和尚，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围棋却不坏，正好和凌伯萍旗鼓相当。凌伯萍闲来无事，便轻步当车，到清凉寺，找静澄方丈、静闲和尚下棋。凌伯萍书法很好，清凉寺的一块匾，就是凌伯萍题的。更写得一笔好隋楷，静澄就劝他虔诚写经，以结佛缘。伯萍含笑答应了，首先写成一部《六祖坛经》，供奉在庙中。

有一年秋天，清凉寺将有僧人发愿坐关，当地绅董纷来结善缘，题捐助善。方丈静澄发帖请凌居士，前来随喜。凌伯萍欣然前往，被静澄上人迎入方丈室，方知这位坐关的僧人竟是静闲和尚。凌伯萍诧异道：“闲师父法龄已高，发愿坐关，可还行么？”又道，“我这一来，没有手谈的棋友了。”

静澄笑道：“老衲可以奉陪一局。我今天请凌居士来，除了随喜，还有一件琐事奉烦。明天是我们闲师父入关的日子，有新从外乡经商致富、荣归本土的一位善士，这日许愿助善，慨题善簿，我打算烦凌居士做位陪客。这位居士姓高。听说在北方贩皮货发财的。拥着巨资还乡，要借小寺，施舍赈贫，又要捐金修造贮经佛塔和三间大殿。听说这位高居士少年时，本甚穷苦，在佛前许下愿心，他日富贵，要捐资三千金，礼佛还愿。这个人虽是白手成家的商人，居然谈吐不俗，举止爽快。明天他来了，凌居士务必费心照应。凌居士乃是本庙的常川檀越，和这位新施主谈谈，也可以解闷。并且这位高居士跋涉风尘，饱经世故，可以说经多见广，非常健谈。听他说起北方风土人情来，真是闻所未闻，也很有意思的。说到他在塞外日遭三险、绝粮遇狼的事情，也真叫人听了咋舌。”

凌伯萍素厌俗扰，本要谢绝，忽听到这些话，因答道：“这人真是从口外回来的么？”静澄上人道：“是的。他起家治富，就

在关外。”遂将高居士的身世说了一遍。这位高居士的一生果然恢奇，可当得起艰苦备尝、饱经顿挫的人。以一个小穷孩子，遭逢家难，逃到北方。经数十年的苦干，竟由小小负贩，拥资十数万，飘然旋里，来还愿报恩，岂非奇人？更难得他白手起家，毫不吝啬。久尝炎凉，依然热肠待人，真是可钦的人物。

凌伯萍听了，徐徐答道：“我明天就来看看。”心中暗想，静澄未必是叫自己做陪客；不过绕着弯子，也诱我助题善缘罢了。这个姓高的不知是什么样人，但我久想访问边塞风土人情，我向他打听打听北方情形，倒也两便。和静澄上人谈了一回，随即告辞回家。

隔日告诉了春芳娘子，携小童宝文，带些许银票，老早往七子山清凉寺去了。才到山寺，便见几乘小轿留在寺门。那位高施主已经邀着两位朋友，一个清客，带管事厮仆，先时来到庙里。还有县城和木渎镇别位善绅，也来了三四位。齐聚在方丈室，坐谈起来。静澄上人打叠精神，敬陪贵客。正和知客僧，向众位施主，讲起静闲和尚坐禅关，一心向佛的大愿。方丈室茗烟斜雾，果核杂陈，桌上展开了一本“广结善缘”的捐簿、两支笔、一方砚。

凌伯萍来到庙中，小沙弥急忙走报进去，方丈静澄立即迎接出来，才让进方丈室，众善士纷纷立起逊座。

第二章

盗侠山寺斗心兵

凌伯萍抬头一看，那上首客位上，坐着一位善士，好雄壮的汉子，足有五尺六寸高，自己仅及他耳下。两道浓眉，一双巨眼，紫酱色阔脸，通红的厚嘴唇，白牙齿。青颌短须，穿一件蓝宁绸长袍，天青缎团花马褂。古铜色套裤。白袜云履，腰板挺得直直的，正和对面两人大说大笑。

对面这两人，一个是中年黄白汉子，穿灰绸袍，戴小帽，气度安详，微露豪气。另一个是中年黑矮汉子，穿紫模本缎袍子，模样很粗鲁。只一望，便看出这三人面带风尘之色，是常出门在外的人。

在座还有四位善士，虽不熟识，凌伯萍却也知道他们。两个木渎本地绅士。姓谢，姓魏；两个是城里小财主。内中一个老头儿姓梁，一生信佛，谈经说法，比起方丈静澄，学问还深。另一个四十多岁的绅士姓马，平素喜拉拢，好下棋，曾和凌伯萍对垒。只是他围棋太差，象棋还精。

方丈室两明一暗，各集暗间。凌秀才刚一挑帘，浓烟扑鼻，好好一间深广的禅室，被四五支水烟袋，一炉檀香，熏得烟斜雾横。

凌伯萍性恶烟气，眉峰微微一皱，信口说道：“这里有些客人，我在外边坐吧。”一语未了，老方丈侧身答道：“凌居士，请

里边坐，请里边坐！小庙这一回坐关筑阁，总得仰仗新护法、旧护法，广结善缘哩。并且这位高居士久慕你的大名，也想会会你哩。”

凌伯萍略一逡巡，向内瞥了一眼，心想：这个蓝袍紫面汉子，大概是姓高的吧？果然这紫面大汉抢先站起来，从首位退到一边，满面堆欢，双手抱拳道：“久仰，久仰！我说，老当家的，这一位准是宝寺的常旌善绅凌大爷吧？小弟久仰得很，请这边坐。”连那旁边的灰袍黄面汉子、紫袍黑矮男子，也忙退下宾席，齐往旁边一站，横着手往里让。那当地四个绅士也都叫了一声：“凌先生，今天好早！”

凌伯萍隐居寡交，与当地乡邻，总是不即不离地酬应着，当下也向众人寒暄。老方丈忙指着那紫面汉子，向凌伯萍引见道：“凌檀越，这位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位高施主，高明轩高二爷。高施主少小离家，久闯关东。如今致富还乡，竟不惜屈尊，到小庙来还心愿。他老人家昨天在小庙盘桓了一整天，看见咱们这本善簿了……”说着一指桌上那本簿册道，“他老人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看见你老的官印。嗟，你老这两年屡次捐施，足逾千金，是小庙头一位大护法。我们这位高施主很佩服你老，就向我打听，还要求见一面。高居士说，他离家二十年，今日回来，故乡出了像你老这一位大善士，他老人家非常喜欢。他老人家说了，这善缘不能专让你老一个人独结，他也要助施一千两银子。凌施主，你二位比着布施，小庙可就增荣不浅了！”

老方丈哈哈大笑，看了看众人又道：“高居士看见善簿上，还有梁施主、马施主、谢施主、魏施主四位，都是常施的善士。行善结缘，不在多少，持一花也可以见佛。这只在心田，只在永恒。”说着，笑嘻嘻凑近一步道：“高居士还要在小庙摆设素宴，普请你们五位施主，共做一桩大善举。他还邀来两位亲友……”指一指那个黄面汉子和黑面汉子，道：“这一位古敬亭古施主，

这一位范静斋范施主，都是跟高施主一块发财回来的。高施主把他们二位邀来，这一凑恰好八位，高施主打算凑成八大护法。高施主的意思，要给咱们这小庙，重建三间大殿，重塑八尊佛像。另筑一座贮经宝塔。高施主愿意独任这三间大殿和一座宝塔的工费。至于八尊佛像，愿与各位施主，各个施塑一尊。”老方丈陪着笑，把缘簿拿过来，另外一张单子是兴工的估单，双手递给凌伯萍道：“凌施主请看吧，别位都看过了。”

凌伯萍耐着烦，一面看估单，一面与这些善士们应酬。高明轩这位善士，非常的豪爽健谈，那位名叫古敬亭的施主也很能说。那名叫范静斋的似乎不大善辩。那高明轩旋向梁、马、谢、魏四位施主，谈起他当年不正干，受穷，被人耻笑的旧话来，以至于连老婆都看不起他。后来他被逼得无奈，才逃债投军，流落北方。十年苦挣，改业经商。他说道：“好像倒霉到家，就会转运似的。由打三十一岁起，老天爷保佑着我，一步一个顺，一走一个巧。拿着我一个外行，十年之间，虽然短不了为难着急，可是到底混整了，我居然混出这么一番小小的事业来。”又指着古、范二人道：“他二人和我一块创业，也受了不少苦处。我们三个就是桃园三弟兄，不过他们二位全比我有身份罢了。”面对众人道：“老乡，我可不是败子回头金不换，我是个歪打正着，走邪运的穷光蛋罢了，实在是老天爷给我饭缘！”说罢，哈哈大笑起来。众人听了，一齐说道：“高二爷太自谦了。”

高明轩笑道：“不是自谦，是实话。”随又说道，“我在外面鬼混这些年，连咱们本地口音都忘了。我如今越想越觉着凭我这样的人，只有饿死才对。我不但没有饿死，还混圆了，说实在的……”双拳一抱，向佛堂拱手道：“这是佛爷保佑我高明轩。我高明轩没什么说的，我总觉得应该报答佛天上神。还有，我高明轩倒运的时候，不怕诸位耻笑，我在这里，坑、崩、拐、骗，把老邻骚扰得可以。现在我高明轩有这半碗饭吃了，无论如何，